
「你到北方嗎？」問，不該這樣說，應該問你，你們那地方可有塔？
「就是這塔嗎？」他問，像是一樣，八里，見一個人，十里不見一個村，一望無際的荒涼，行旅在荒涼中的寂寞，使時時渴望一盞生人烟，北方塔的多，一城一塔，遠望見那塔的高塔了！」
「這就是這塔嗎？」他問，像是一樣，八里，見一個人，十里不見一個村，一望無際的荒涼，行旅在荒涼中的寂寞，使時時渴望一盞生人烟，北方塔的多，一城一塔，遠望見那塔的高塔了！」
「這就是這塔嗎？」他問，像是一樣，八里，見一個人，十里不見一個村，一望無際的荒涼，行旅在荒涼中的寂寞，使時時渴望一盞生人烟，北方塔的多，一城一塔，遠望見那塔的高塔了！」

古今御者

空閒無事，想找本小說看看，伸手到書架上摸了一摸，一本不知來自何方的初中國文却給摸出來了，順手翻開一頁，看頭目是「管仲列傳」真面目一段是：
「管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窺其夫。其夫為相，權大蓋，乘驪馬，駕氣洋洋，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對曰：「管子長不滿六尺，身為齊相，名顯諸侯，其出，深衣大冠，常有以目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御，以目下者，自以為足，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引頸，於是，彷彿有一件事觸動了我的心靈。
目前，有幾位君子，這人，不得而知，然而，所謂「管仲列傳」的「御」者，似乎滿眼皆是，所不同者，當日的「御」者，是「權大蓋，乘驪馬」，而今日的「御」者，是「摩托車」而已，故其洋洋自得的神氣，較之當日，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同時，書上並沒有記載那位「御」者有「深衣大冠」，這一點，又覺得是今日「御」者所不及之處。
俗語說：「男者清」，那位「御」者的太太，所以不滿意地丈夫的神氣洋洋自得的神氣者，正因為他是「清」背後的一個旁觀者，如果他是今日的「御」者太太一樣，隨同自己的丈夫，騎着車子，奔馳市街的話，則她自己永遠也不會覺得那「管仲列傳」的神氣，是卑不足道的了，當然更不會要求離婚了。

「你到北方嗎？」問，不該這樣說，應該問你，你們那地方可有塔？
「就是這塔嗎？」他問，像是一樣，八里，見一個人，十里不見一個村，一望無際的荒涼，行旅在荒涼中的寂寞，使時時渴望一盞生人烟，北方塔的多，一城一塔，遠望見那塔的高塔了！」
「這就是這塔嗎？」他問，像是一樣，八里，見一個人，十里不見一個村，一望無際的荒涼，行旅在荒涼中的寂寞，使時時渴望一盞生人烟，北方塔的多，一城一塔，遠望見那塔的高塔了！」
「這就是這塔嗎？」他問，像是一樣，八里，見一個人，十里不見一個村，一望無際的荒涼，行旅在荒涼中的寂寞，使時時渴望一盞生人烟，北方塔的多，一城一塔，遠望見那塔的高塔了！」

沙平給

「你到北方嗎？」問，不該這樣說，應該問你，你們那地方可有塔？
「就是這塔嗎？」他問，像是一樣，八里，見一個人，十里不見一個村，一望無際的荒涼，行旅在荒涼中的寂寞，使時時渴望一盞生人烟，北方塔的多，一城一塔，遠望見那塔的高塔了！」
「這就是這塔嗎？」他問，像是一樣，八里，見一個人，十里不見一個村，一望無際的荒涼，行旅在荒涼中的寂寞，使時時渴望一盞生人烟，北方塔的多，一城一塔，遠望見那塔的高塔了！」
「這就是這塔嗎？」他問，像是一樣，八里，見一個人，十里不見一個村，一望無際的荒涼，行旅在荒涼中的寂寞，使時時渴望一盞生人烟，北方塔的多，一城一塔，遠望見那塔的高塔了！」

「你到北方嗎？」問，不該這樣說，應該問你，你們那地方可有塔？
「就是這塔嗎？」他問，像是一樣，八里，見一個人，十里不見一個村，一望無際的荒涼，行旅在荒涼中的寂寞，使時時渴望一盞生人烟，北方塔的多，一城一塔，遠望見那塔的高塔了！」
「這就是這塔嗎？」他問，像是一樣，八里，見一個人，十里不見一個村，一望無際的荒涼，行旅在荒涼中的寂寞，使時時渴望一盞生人烟，北方塔的多，一城一塔，遠望見那塔的高塔了！」
「這就是這塔嗎？」他問，像是一樣，八里，見一個人，十里不見一個村，一望無際的荒涼，行旅在荒涼中的寂寞，使時時渴望一盞生人烟，北方塔的多，一城一塔，遠望見那塔的高塔了！」

沙平給

「你到北方嗎？」問，不該這樣說，應該問你，你們那地方可有塔？
「就是這塔嗎？」他問，像是一樣，八里，見一個人，十里不見一個村，一望無際的荒涼，行旅在荒涼中的寂寞，使時時渴望一盞生人烟，北方塔的多，一城一塔，遠望見那塔的高塔了！」
「這就是這塔嗎？」他問，像是一樣，八里，見一個人，十里不見一個村，一望無際的荒涼，行旅在荒涼中的寂寞，使時時渴望一盞生人烟，北方塔的多，一城一塔，遠望見那塔的高塔了！」
「這就是這塔嗎？」他問，像是一樣，八里，見一個人，十里不見一個村，一望無際的荒涼，行旅在荒涼中的寂寞，使時時渴望一盞生人烟，北方塔的多，一城一塔，遠望見那塔的高塔了！」

「你到北方嗎？」問，不該這樣說，應該問你，你們那地方可有塔？
「就是這塔嗎？」他問，像是一樣，八里，見一個人，十里不見一個村，一望無際的荒涼，行旅在荒涼中的寂寞，使時時渴望一盞生人烟，北方塔的多，一城一塔，遠望見那塔的高塔了！」
「這就是這塔嗎？」他問，像是一樣，八里，見一個人，十里不見一個村，一望無際的荒涼，行旅在荒涼中的寂寞，使時時渴望一盞生人烟，北方塔的多，一城一塔，遠望見那塔的高塔了！」
「這就是這塔嗎？」他問，像是一樣，八里，見一個人，十里不見一個村，一望無際的荒涼，行旅在荒涼中的寂寞，使時時渴望一盞生人烟，北方塔的多，一城一塔，遠望見那塔的高塔了！」

沙平給

「你到北方嗎？」問，不該這樣說，應該問你，你們那地方可有塔？
「就是這塔嗎？」他問，像是一樣，八里，見一個人，十里不見一個村，一望無際的荒涼，行旅在荒涼中的寂寞，使時時渴望一盞生人烟，北方塔的多，一城一塔，遠望見那塔的高塔了！」
「這就是這塔嗎？」他問，像是一樣，八里，見一個人，十里不見一個村，一望無際的荒涼，行旅在荒涼中的寂寞，使時時渴望一盞生人烟，北方塔的多，一城一塔，遠望見那塔的高塔了！」
「這就是這塔嗎？」他問，像是一樣，八里，見一個人，十里不見一個村，一望無際的荒涼，行旅在荒涼中的寂寞，使時時渴望一盞生人烟，北方塔的多，一城一塔，遠望見那塔的高塔了！」

「你到北方嗎？」問，不該這樣說，應該問你，你們那地方可有塔？
「就是這塔嗎？」他問，像是一樣，八里，見一個人，十里不見一個村，一望無際的荒涼，行旅在荒涼中的寂寞，使時時渴望一盞生人烟，北方塔的多，一城一塔，遠望見那塔的高塔了！」
「這就是這塔嗎？」他問，像是一樣，八里，見一個人，十里不見一個村，一望無際的荒涼，行旅在荒涼中的寂寞，使時時渴望一盞生人烟，北方塔的多，一城一塔，遠望見那塔的高塔了！」
「這就是這塔嗎？」他問，像是一樣，八里，見一個人，十里不見一個村，一望無際的荒涼，行旅在荒涼中的寂寞，使時時渴望一盞生人烟，北方塔的多，一城一塔，遠望見那塔的高塔了！」

沙平給

「你到北方嗎？」問，不該這樣說，應該問你，你們那地方可有塔？
「就是這塔嗎？」他問，像是一樣，八里，見一個人，十里不見一個村，一望無際的荒涼，行旅在荒涼中的寂寞，使時時渴望一盞生人烟，北方塔的多，一城一塔，遠望見那塔的高塔了！」
「這就是這塔嗎？」他問，像是一樣，八里，見一個人，十里不見一個村，一望無際的荒涼，行旅在荒涼中的寂寞，使時時渴望一盞生人烟，北方塔的多，一城一塔，遠望見那塔的高塔了！」
「這就是這塔嗎？」他問，像是一樣，八里，見一個人，十里不見一個村，一望無際的荒涼，行旅在荒涼中的寂寞，使時時渴望一盞生人烟，北方塔的多，一城一塔，遠望見那塔的高塔了！」

「你到北方嗎？」問，不該這樣說，應該問你，你們那地方可有塔？
「就是這塔嗎？」他問，像是一樣，八里，見一個人，十里不見一個村，一望無際的荒涼，行旅在荒涼中的寂寞，使時時渴望一盞生人烟，北方塔的多，一城一塔，遠望見那塔的高塔了！」
「這就是這塔嗎？」他問，像是一樣，八里，見一個人，十里不見一個村，一望無際的荒涼，行旅在荒涼中的寂寞，使時時渴望一盞生人烟，北方塔的多，一城一塔，遠望見那塔的高塔了！」
「這就是這塔嗎？」他問，像是一樣，八里，見一個人，十里不見一個村，一望無際的荒涼，行旅在荒涼中的寂寞，使時時渴望一盞生人烟，北方塔的多，一城一塔，遠望見那塔的高塔了！」

沙平給

「你到北方嗎？」問，不該這樣說，應該問你，你們那地方可有塔？
「就是這塔嗎？」他問，像是一樣，八里，見一個人，十里不見一個村，一望無際的荒涼，行旅在荒涼中的寂寞，使時時渴望一盞生人烟，北方塔的多，一城一塔，遠望見那塔的高塔了！」
「這就是這塔嗎？」他問，像是一樣，八里，見一個人，十里不見一個村，一望無際的荒涼，行旅在荒涼中的寂寞，使時時渴望一盞生人烟，北方塔的多，一城一塔，遠望見那塔的高塔了！」
「這就是這塔嗎？」他問，像是一樣，八里，見一個人，十里不見一個村，一望無際的荒涼，行旅在荒涼中的寂寞，使時時渴望一盞生人烟，北方塔的多，一城一塔，遠望見那塔的高塔了！」

「你到北方嗎？」問，不該這樣說，應該問你，你們那地方可有塔？
「就是這塔嗎？」他問，像是一樣，八里，見一個人，十里不見一個村，一望無際的荒涼，行旅在荒涼中的寂寞，使時時渴望一盞生人烟，北方塔的多，一城一塔，遠望見那塔的高塔了！」
「這就是這塔嗎？」他問，像是一樣，八里，見一個人，十里不見一個村，一望無際的荒涼，行旅在荒涼中的寂寞，使時時渴望一盞生人烟，北方塔的多，一城一塔，遠望見那塔的高塔了！」
「這就是這塔嗎？」他問，像是一樣，八里，見一個人，十里不見一個村，一望無際的荒涼，行旅在荒涼中的寂寞，使時時渴望一盞生人烟，北方塔的多，一城一塔，遠望見那塔的高塔了！」

沙平給

「你到北方嗎？」問，不該這樣說，應該問你，你們那地方可有塔？
「就是這塔嗎？」他問，像是一樣，八里，見一個人，十里不見一個村，一望無際的荒涼，行旅在荒涼中的寂寞，使時時渴望一盞生人烟，北方塔的多，一城一塔，遠望見那塔的高塔了！」
「這就是這塔嗎？」他問，像是一樣，八里，見一個人，十里不見一個村，一望無際的荒涼，行旅在荒涼中的寂寞，使時時渴望一盞生人烟，北方塔的多，一城一塔，遠望見那塔的高塔了！」
「這就是這塔嗎？」他問，像是一樣，八里，見一個人，十里不見一個村，一望無際的荒涼，行旅在荒涼中的寂寞，使時時渴望一盞生人烟，北方塔的多，一城一塔，遠望見那塔的高塔了！」

「你到北方嗎？」問，不該這樣說，應該問你，你們那地方可有塔？
「就是這塔嗎？」他問，像是一樣，八里，見一個人，十里不見一個村，一望無際的荒涼，行旅在荒涼中的寂寞，使時時渴望一盞生人烟，北方塔的多，一城一塔，遠望見那塔的高塔了！」
「這就是這塔嗎？」他問，像是一樣，八里，見一個人，十里不見一個村，一望無際的荒涼，行旅在荒涼中的寂寞，使時時渴望一盞生人烟，北方塔的多，一城一塔，遠望見那塔的高塔了！」
「這就是這塔嗎？」他問，像是一樣，八里，見一個人，十里不見一個村，一望無際的荒涼，行旅在荒涼中的寂寞，使時時渴望一盞生人烟，北方塔的多，一城一塔，遠望見那塔的高塔了！」

沙平給

「你到北方嗎？」問，不該這樣說，應該問你，你們那地方可有塔？
「就是這塔嗎？」他問，像是一樣，八里，見一個人，十里不見一個村，一望無際的荒涼，行旅在荒涼中的寂寞，使時時渴望一盞生人烟，北方塔的多，一城一塔，遠望見那塔的高塔了！」
「這就是這塔嗎？」他問，像是一樣，八里，見一個人，十里不見一個村，一望無際的荒涼，行旅在荒涼中的寂寞，使時時渴望一盞生人烟，北方塔的多，一城一塔，遠望見那塔的高塔了！」
「這就是這塔嗎？」他問，像是一樣，八里，見一個人，十里不見一個村，一望無際的荒涼，行旅在荒涼中的寂寞，使時時渴望一盞生人烟，北方塔的多，一城一塔，遠望見那塔的高塔了！」

巨獻十獻獨今光
片舞彩映家天
務連有看競萬
請日口過競萬
早擁皆諸麗花
臨擠俾君
映戲獨一又期下
片巨藝文彩五
聲鐘地戰
著原成明演藝文大
曼主演體體格英 柏古利加足明大

獻明熙春
點半點半
鉅首駭離恐出年司華電
片輪異奇怖品皮公雷
記屍竊
醫怪墓掘：名現
演主西伽羅：夫洛卡
疏天風窺僕乞荒竊
而網歸窺人女唐屍
漏恢盡報殺死屍業

獻今明新
點半點半
品出新最年本梅高米
片新樂音妙美藝文事戰
曲響交地戰
奏本多著名
出片文曲交
基斯夫珂柴
主絲蘇薩 奏羅德
演流第集集！精！偉
演樂一國全 彩大

獻今民國
點半點半
大名歌劇時出公星
片貴唱裝品司星
影變人一蝶胡
合演蘭徐允嚴高
景蘭華光月占孫
琳君蘭開非
臨早請務擁擁免欲

獻今華大
點半點半
映戲輪首家獨天今
新無野驚出年司華電
片敵獸獵品度本公電
映戲輪首家獨天今
新無野驚出年司華電
片敵獸獵品度本公電

獻今育智
點半點半
「華英出水」繼可公橋高米
獻貢敵無入驚大部全
片大情綺俠武部西
俠雙林綠
！傾動心！水！

獻今映天
點半點半
「華英出水」繼可公橋高米
獻貢敵無入驚大部全
片大情綺俠武部西
俠雙林綠
！傾動心！水！

獻今映天
點半點半
「華英出水」繼可公橋高米
獻貢敵無入驚大部全
片大情綺俠武部西
俠雙林綠
！傾動心！水！

獻今映天
點半點半
「華英出水」繼可公橋高米
獻貢敵無入驚大部全
片大情綺俠武部西
俠雙林綠
！傾動心！水！

獻今映天
點半點半
「華英出水」繼可公橋高米
獻貢敵無入驚大部全
片大情綺俠武部西
俠雙林綠
！傾動心！水！

獻今映天
點半點半
「華英出水」繼可公橋高米
獻貢敵無入驚大部全
片大情綺俠武部西
俠雙林綠
！傾動心！水！

獻今映天
點半點半
「華英出水」繼可公橋高米
獻貢敵無入驚大部全
片大情綺俠武部西
俠雙林綠
！傾動心！水！

獻今映天
點半點半
「華英出水」繼可公橋高米
獻貢敵無入驚大部全
片大情綺俠武部西
俠雙林綠
！傾動心！水！

獻今映天
點半點半
「華英出水」繼可公橋高米
獻貢敵無入驚大部全
片大情綺俠武部西
俠雙林綠
！傾動心！水！

獻今映天
點半點半
「華英出水」繼可公橋高米
獻貢敵無入驚大部全
片大情綺俠武部西
俠雙林綠
！傾動心！水！

獻今映天
點半點半
「華英出水」繼可公橋高米
獻貢敵無入驚大部全
片大情綺俠武部西
俠雙林綠
！傾動心！水！